凌虛關漫稿 三

手書
敦諭
令旨
答宮僚故事
下宮僚書
題

序
碑銘
陵誌
進香文
致祭文
箴

銘
贊
誥體
儷體
說

凌虛關漫稿卷之五目錄

手書

領議政李天輔處手書 丙子

左議政金尚魯處手書

賛善閔遇洙處手書

敦諭

別諭右議政鄭羽良 辛未

敦諭領議政金在魯 壬申

別諭左議政李天輔 甲戌

別諭領議政李天輔

別諭領議政李天輔

諭左議政金尚魯 丙子

別兼春秋李最中乞遞書還給令旨 癸酉

承旨閔百祥三牌不進重推令旨

下政院招延山林令旨 甲戌

儒臣處義嚴飭令旨

覽潃恤典及捉虎嚴飭令旨

新除玉堂牌招令旨

度支及京兆秋曹闕坐各司卯酉仕申飭令旨

更飭儒臣令旨

承旨持公事入對備局稟事堂上同入定式令

旨

書還給令旨

樂善堂火仍有禁井之事承 上敎頒諭諸臣令旨丙子

求言令旨

諭諸道方伯及居留之臣令旨

因正言李敬玉仲赦尹著東李敏坤書處分令旨

參班諸臣察推令旨丁丑

正言朴志源書還給令旨戊寅

筵中以江充事嚴責重臣後令旨辛巳

諭大臣令旨

司書洪樂純三招不進重推令旨

市廛燒燼顧恤令旨

還駕後飭諭諸臣令旨

凌虛關漫稿卷之五目錄

凌虛關漫稿

凌虛關漫稿卷之五

手書

左議政趙顯命處手書 己巳

卿之爲國忠心輔我誠意懃懃懇懇余深感歎卿之所言至正至大無一毫私意而膚受之讒忽及於卿身以至遜玆鄉村余深悶鬱以小子不學不敏當代理之初不能悅豫于 聖心卿又不安於朝余心罔涯無以爲喩卿兄之昔年所言今又仰聆 聖敎尤爲感歎卿須顧小子慇懃之意即起入來用副余如渴之望卿若過執體 大朝多年倚仗之 聖心躬

迎何難

領議政趙顯命處手書 庚午

覽卿之懇噫小子雖幼冲奉常訓而代理敬大臣豈讒說銘于心肺噫卿之昆弟爲國丹忱知已熟矣待侍講院復設之奏亦聞 大朝下敎心常興感噫當此之時爲小子備三公 大朝倚毗之心果如何而拜相幾日若是其過引乎 大朝靜攝之中爲國事悶慮小子之心一倍焦憂玆以手書諭余抑鬱之意卿須體 大朝復拜之 聖意安心勿辭弘濟國事

領議政趙顯命處手書

大朝宣諭既已悉布卿之丹心余亦深知靜攝中特
諭之後卿何不幡然卿若過辭事由乎余　大朝爲
國事悶鬱之時何敢循常躬往問疾乃敬大臣禮師
傅之義何難之有哉卿須遵　大朝之志體小子之
意其卽偕入

領議政金在魯再度呈辭後手書 辛未

日昨辭單遽出意外心甚訝之撰送不許批答矣巽
讓之章今又繼至心實愕然噫我　聖上重卜于卿
聖意蓋可以仰認且卿以恆日爲國之赤心丹衷見
今均役之議方張　聖心勤勞于上而民荒孔酷廟

務久廢卿何忍恝視引退余不可捨卿卿豈邁邁棄
余乎卿須體 大朝特拜之至意顧小子如渴之此
心亟斷來章卽出視事

領議政金在魯三度呈辭後手書

手書才頒巽牘繼至虛佇之餘益用驚愕安心勿復
控辭卽起視事弘濟時艱

領議政李宗城處手書 癸酉

昨日因李惟秀之書辭將處分矣聞卿出城心甚驚
歎繼又慨惋於世道人心之至於此噫余有忸怩者
有悶迫者有固守者何則余不能仰承 聖意使隄

防蕩然至于今日此所以忸怩也昨冬　大朝以洪
準海等書　聖心激惱下情焦迫至今未已惟秀又
出矣此所以悶迫也且其書本非臺言而昨既嚴處
則卿無難安之端矣卿之所辭決不準許此所以固
守也噫世道雖曰不古人心雖曰不淑悠悠還他悠
悠於卿無足爲瑕卿須安心勿復控辭卽日幡然回
途

領議政李天輔處手書

卿之所遭可謂前古罕有　聖明在上不但俯燭無
餘誣讒之來余可曁之卿雖欲以此引咎而入決不

可決不可　大朝靜攝之中酬應至於徹夜終日而不憚　聖躬之勞勤寔出於爲國事敬大臣而後世之至意且余侍坐仰覩自不覺興感于中卿聞此言寧不怵惕十行絲綸開釋之辭旨字字惻怛於卿豈有更爲難安之端乎噫以卿恆日爲國之血忱豈可因此而深引乎締送草草數行冀卿卽日入來言不能盡而意實由中勿復過嫌其卽偕入

領議政李天輔處手書　乙亥

向者心曲之諭聽我邁邁辭章連徹遷延至今自顧慚恧無以爲喩而別有悚懍悶迫者當此　大朝靜

攝之中貽惱　聖心其不悚懍乎其不悶迫乎況卿位居元輔閱月遜荒國事之稽滯姑無論藥院保護之地屢經動駕卿未嘗一番承候其於國體臣分安乎否乎余不能使卿造朝徒爲仰煩　聖慮則悶迫之外其爲悚懍尤無可言向於來往城外也余不能盡誠招延更有還處郊舍之舉由余誠淺無面可顯卿須仰體我　聖上前後開釋懃懃懇懇之盛意安心勿復固辭卽卽登途

領議政李天輔處手書 丙子

前諭已悉余志復何多諭然以余不敏不能仰體

聖心致煩　聖念向以　聖教諭卿而一日二日卿尚無造朝之意余心悶鬱之外又極悚惶卿旣承大朝聖教尤不必如是卿須安心勿辭其卽入來仰副　聖意於余心其幸當如何須諒須諒

左議政金尚魯處手書

頃批已悉余之心曲而卿心莫回辭章又至自愧余之誠意未孚自愧余之敬禮未盡况今余一則惶悚一則悶迫余因疾恙不能手諭而敦勉至于今日此實余不敏不能仰體　聖意以此夙宵惶悚于中聖上特命講筵賓筵之無曠　聖教藹然卿以輔相

之任豈可一時留住外邑乎況今國事民事俱爲罔涯廟務久曠連上辭章尙無就途之意又以此悶迫以度卿須體 聖上至意念今日之批安心勿復固辭亦勿引咎卽日就途

贊善閔遇洙處手書

頃者令政院別諭而其後辭章之批悉余心曲倐爾兩朔上來之期漠然余夙夜憂悶者有二夫學問之道莫先乎深究聖經之微旨而非山林宿德弘儒何以能闡明義理因余誠淺不能感孚卿心尙至于今此乃余憂悶者一也目今元孫年已五歲粗通知覺

萬般保養莫若養正而亦非宏儒碩士何以能涵養
氣質薰陶德性此又余憂悶者二也余之望卿若渴
求漿若旱望霓卿雖欲捨余余何可捨卿卿須念余
罄竭衷曲之諭深思元孫保養之重勿復固辭卽日
上來余切望焉余切望焉卿諒余微忱諒余微忱

敦諭

別諭右議政鄭羽良 辛未

前批竭諭余意而不能孚感卿心自顧誠淺心甚恧
然且今鼎席俱空廟務積滯而北關之狀尤不可遲
緩卿須勿過辭亟斷來章卽起視事用副余日夕之

望

敦諭領議政金在魯 壬申

如渴之旨至再至四而巽讓之章已及七度誠意未孚中心深愧且卿年雖老氣力尚健以一時微恙何可遽思引退況代理之初其所仰成者只在於大臣而大臣之去就實係安危汚隆之分乎安心勿復控辭卽起視事

別諭左議政李天輔 甲戌

大朝以卿之一向在外無意登途使余敦勉噫以卿恆日爲國之丹忱雖有難安之端向者 大朝疏批

辭旨鄭重洞釋無餘況今　大朝日進湯劑之時職在保護尤宜不俟駕屨而鼎席雖備元輔之辭單未撤右揆之造朝無期此豈卿在鄉求退之日乎卿須體　大朝之盛意顧小子之辭出心曲勿復控辭其卽就道用副余日夕之望

別諭領議政李天輔

昨日手書冀卿偕入今覽書達又云出城噫古人云不誠無物而誠意之未能感孚于卿心乃如此寔余誠淺也寔余誠淺也噫今者誣罔之來卽余代理後不能仰體我　大朝幾年苦心至使如此無據之說

上煩　聖心之勤勞下致元輔之遭罹是誰之咎卽余之咎思之及此日夜懍惕自責之不已至有昨日手諭豈比於一時循例勉出之辭而遐心邁邁莫能挽回又敷心曲冀卿偕來卿其諒之諒之况自　聖諭之頒亓而尤無毫釐掛搭之可言不啻若雲捲霧消以此固辭以此引退過矣過矣仰念　聖躬之貽惱且以我之食息不能安爲念則卿必不復固辭幡然廻途矣苟若是也於國事幸甚於余心亦幸甚當如何哉

別諭領議政李天輔

再次敦諭已悉余衷曲卿心莫回自恧誠淺雖使譖誑之說日至　聖上在上而曲賜明照余亦知其情狀而況本事之虛無特若浮雲之過空乎且今我以聖上之心爲心慰勉之敦迫之然猶簉朝無期愧歎之中實爲惶悶卿雖十進辭書理無準許卿須諒此意幡然廻途

諭左議政金尚魯 丙子

大朝下敎于余曰以予待大臣誠淺志不能感孚國事若此民事若此其方自恧何顏敦勉而噫往日之事承宣御史入侍之日已詳諭爾須代予下答爲敎

以余不敏不能仰體　聖心仰勞　聖躬非但余心之悶迫矣悚惶曷喩噫當今　大朝爲民憂勤頻接備堂之時卿以輔相之任豈可一時退處鄉邑乎且況卿於向者　大朝筵中　下教之後尤不可暫刻在外卿須體　聖上爲元元勤勤之至意安心勿復控辭卽日登道仰承　聖教仰承　聖教余心切幸余心切幸須諒焉須諒焉

諭右議政洪鳳漢 辛巳

今日筵席已悉余意而非徒責任之關重其於保護之道余之不進食飮已踰旬日卿若只顧私義事或

輾轉則其於余何其於余何到此之時卿不可不念余而自爲其身須體深夜敷心面諭之意勿爲引入卽遠視事

令旨

代理後令旨 己巳

今奉 聖訓與參政事大小諸臣一心輔國勿使小民一毫有苦焉

正言朴起采遞差令旨

向者下答稟 大朝而諭之則其後幾日猶復揚揚今乃文具撕捱 太朝幾年調劑至矣盡矣則承

命代理之初焉敢若此廉隅寒心正言朴起采遞差

飭助過時婚葬令旨

婚娶過時者埋葬過期者顧恤曾有　大朝下教者雖定限之內初當代理令京外依例舉行

特宥濟州罪人增令旨 辛未

余侍　大朝大朝興歎而下教若曰近者宗班凋零近親只有驪川兄弟今投海島若不生渡濟海以何顏歸拜陟降一年之中三經大赦及今不歸更待何時仍泫然流涕余心不覺愴然人子以親心爲已心聞此教而不思所以承奉之道可謂孝乎增特爲放

送仰副敦親之 聖心

黃海都事李夏演替行狀達令旨

聖教開釋之後一向撕捱殊涉未安而近日狀達都

事連爲替行其在事體誠爲寒心黃海監司曹命采

從重推考此後勿爲替行事分付

正言黃仁儉伸救李宜哲投畀給其章遞差令

旨 壬申

今覽此書昨日 大朝處分爲今日臣子者焉敢如

是背公營護乎良可駭然其章給之正言黃仁儉遞

差

召見請對承旨處分趙載敏等令旨

大朝累日激惱羣情焦遑之餘昨幸僅進湯劑則爲我臣子苟有一分秉彝者孰不嚴畏恪謹奉承　聖意而敢有請對之舉闖呈此際請對於余猶之可也而豈可請對於　大朝乎所謂請對者何事也頃者余有所言而今番進御湯劑之慶過於昨日陳賀矣此時之保護　聖躬所當不暇而復事黨習事極寒心不可尋常置之黨人趙載敏金碪投畀嶺海卽爲倍道押送

別兼春秋李最中乞遞書還給令旨 癸酉

今覽此書頃者以李命植事　大朝下敎至爲嚴重
則焉敢若此其章給之

承旨閔百祥三牌不進重推令旨

大朝飭敎至以其日何日爲敎則爲臣子焉敢若是
況日再違牌事體道理誠極駭然從重推考待明朝
卽爲牌招

下政院招延山林令旨 甲戌

當此時山林宿德之招延不可少緩況　大朝連飭
講筵之日尤當別爲下諭本院須體此意措辭下諭
書筵官而　大朝申飭之餘賓客之在外尚不上來

事體未安催促上來俾出入講筵

儒臣處義嚴飭令旨

大朝於儒臣晝日三接而連事違傲此何道理洪名漢則　大朝除授　聖意有在蔡濟恭南泰會書批已下重臣所奏不過相規之意也亦何敢違召並從重推考待開門卽爲牌招

⿰口覽渰恤典及捉虎嚴飭令旨

今覽畿伯狀達⿰口覽死渰死若是夥然極爲驚慘令本道恤典舉行而惡虎之橫行莫甚於近日各別設機期於捉得事分付道臣非但畿邑諸道虎患亦然一

體分付於各道道臣

新除玉堂牌招令旨

儒臣違牌未有甚於今日而　大朝靜攝之中日接儒臣勤勤　聖意出尋常萬萬爲今日臣子者孰不欽仰設有情勢宜不暇顧而日事違召徒傷事體彼儒臣者獨不念　聖意之藹然亦不知國體之虧損乎誠爲寒心待開門新除授玉堂一並卽爲牌招

度支及京兆秋曹闕坐各司卯酉仕申飭令旨

近來各司不坐稽怠極矣今覽各司進不進單子其中度支卽錢穀衙門事務宜繁京兆秋曹卽詞訟重

地而刑漢兩司則四日之間開坐者只一日戶曹則
連闕事涉未安當該堂上並從重推考以此推之其
外各司卯酉之坐向者飭諭後必有解弛之弊政院
一並申飭

更飭儒臣令旨

儒臣連日違牌誠一痼弊再違召令此何分義徐命
膺則　大朝下教之後更無難安之端黃仁儉自鄉
上來而終不膺令趙曮則大臣亦請申飭察任而尚
無動靜俱涉寒心並從重推考更卽牌招

承旨持公事入對備局稟事堂上同入定式令

旨

次對頃稟之時例爲諸承旨持公事入對備堂中若有稟處之事或有緊關公事使之同爲入對事著爲式

春坊逡巡人處分令旨

當此逐日開講之時又值春坊俱空俞漢蕭別無情勢無端違牌李儁徽受由已過不爲膺令並下義禁府推考

正言洪檍請寢趙宗溥放逐之命書還給令旨

日昨 大朝處分何等嚴明則焉敢請寢成命 大

朝幾年苦心敢以此四字之說肆然書之者爾欲阿護乎似此背公死黨之人不可置諸耳目之官正言洪檍施以削職之典其章給之

因司諫李敏坤副修撰趙榮順書處分令旨

今覽二書滿紙所論指意詬辱大臣極其狼藉今日臣子粗有分義則其何敢如是乎若使余能仰體
聖意調劑酸醎則此等悖說焉敢出諸口而筆之書乎寔余之過寔余之咎尤有憤痛之者竟夕臨殿處分果何等嚴明也十行絲綸至正至嚴條理昭然脉絡燦然今此背公之徒甘爲護黨之人敢於　大朝

幾年苦心肆然跳踉若此其無難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放恣無嚴莫此爲甚不可一日置諸輦轂之下先遞差並施投畀之典

因校理洪麟漢書處分令旨

今覽此書近來 大朝召見儒臣日以爲課而敢於陳書中以護黨挾私之說肆然書之渠若少知人臣分義則聞頃者 處分之後豈忍若此而反以此等之說敢欲更售不可置諸侍從之列校理洪麟漢罷職不叙

因正言元仁孫言事書處分令旨

今覽此書不念 大朝再次 命查之苦心敢欲以此等之說肆然書之放恣無據莫此爲甚噫余不能仰體 聖意使如許悖妄之言日至公車寔余不敏雖切悚懍亦不可置之耳目之列前正言元仁孫削職

因持平趙曮書處分令旨 乙亥

今覽此書陳勉之外滿紙張皇無非囂悖之說可勝寒心非但侵斥元輔及左右揆其所爲言也元輔則以詰問言官爲辭左揆則先疑而提之或恐有言爲辭右揆則其時私書公札過加疑怒終至於罪言官

而後已爲辭良可駭也其餘侵斥諸臣不足掛齒牙間而尤有痛心者何曮若一分有秉彝之心不念大朝幾年苦心一紙之上無難售此傾軋之習敲撼於三相不正之態背公之心昭不可掩况又書中彼言者亦人也豈有愛其黨甚於愛其身甘自陷於坎穽也哉云者尤可駭痛坎穽云者果何謂也噫孤負君父甘心死黨之時亦豈不愛其黨甚於愛其身乎此正所謂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事之無據莫此爲甚其章給之持平趙曮罷職不敘

領議政李天輔入對令旨

徹夜待卿卿既肅謝而言病直出心實愕然如可一分可強則卽來閤外無負坐待之望事承旨傳諭于領相因與同爲詣閤

承旨持公事入對時令旨

李聖述公事既令嚴訊令金吾卽爲開坐當此懲貪之時李廷煜之所爲誠極痛駭一體各別口招嚴問

因政院請玉堂牌招入直達令旨

連加申飭終不膺令事體分義誠涉寒心況　大朝頻接儒臣之時焉敢若是尤極未安並卽牌招

修撰李最中論　儲慶宮　毓祥宮外親追贈

書還給令旨

令此贈職寔出於我　聖上至孝盛德焉敢若是乎且以余事親之道論之余以何說煩稟乎其章給之

樂善堂火仍有禁井之事承　上教頒諭諸臣令旨丙子

以余不肖濫承代理今已八年無一事仰體　聖意修身則不能謹愼講學則不能孜孜政事則不能勤勤每貽憂於　聖心至于今日而余罪極矣余罪極矣悚惶愧恧實羞對臣僚實羞對臣僚幸賴我　聖上至慈至仁伏覩昨日下敎感惶交極不覺涕下不

覺涕下自今以後悔前日之事克思遷改仰體 聖意隨事惕厲無負教誨之萬一惟在廷大小臣僚勿以余之不敏隨事匡救補余不逮

求言令旨

以余不敏濫承代理之 命夙宵兢惕而不能勤勵事爲百隸怠官庶事不舉卽余之過而居耳目之官者又皆寥寥余豈無過失而未聞匡正之言官師豈無相規而亦且闕焉心甚慨然此亦余之過秖自恧焉秖自恧焉

諭諸道方伯及居留之臣令旨

洪惟我　大朝爲民惻怛之至意出常萬萬溢於前
後絲綸之間使之勤勤勸農孜孜賑民其爲方伯守
令者固當仰體　聖意一心奉行而目今農事已半
未知果能助給種粮至誠勸課盡闢田疇無有陳荒
之獘歟至於賑政今已了畢亦無生民捐瘠之患歟
余不能仰承恤民之　聖意頻頻申飭心常惶懍諸
道道臣三都留守另加惕念咨訪民情條列申聞

因正言李敬玉伸救尹著東李敏坤書處分令

旨

今覽臺臣之書向者著東之語寔出於挾雜昨日敏

坤之所達可見其不是況　大朝處分至爲允當則爲今日臣子者焉敢若是余之昨者處分仰體　聖意則亦何敢如是營護乎良可駭也其章給之正言李敬玉施以削去仕版之律

參班諸臣察推令旨 丁丑

余以今日之或過其時心如沸焉在下偃然入睡乎大臣外政院察推

正言朴志源書還給令旨 戊寅

向者悔悟求助下令之後余之過失寔多矣而身爲臺臣喑啞爲事無一辭陳戒當此上下哀疚之時敢

以挾雜誣罔之說上煩 聖心誠極痛駭所當嚴處
而 大朝旣已處分其章給之

筵中以江充事嚴責重臣後令旨 辛巳

余之過余已悔之數昨夜下令以爲余不食言而世
祿之臣庶可諒矣近來聞之臺章後多引入人云此
皆余之過此皆余之過諸臣何有古人以爲衞太子
者諸臣若爲余則輾轉生事紛紛引嫌乎以此之故
進見之後欣忭曷喩而到于今日不能食飮矣諸臣
知余自新之意事事待之事若葛藤則余有所懷余
有所懷吁嗟喬木世臣若有懷則面陳爲可引入之

人亦爲勉強行公在廷諸臣寬余心寬余心須體須
體諒我諒我

諭大臣令旨

仰瞻　大朝玉色衰耗比前益甚喜懼之心切而夜
不能寐矣近來逐日開講之時賓客無一人入參問
之則賓客謂有所執多不行相見禮云雖代理之後
禮貌則同且年前一二人有行之者而時帶賓客中
亦已行於前日由此觀之于今賓客之不行相見禮
殊涉無義朝臣若憂余之前過則到今悔改之時亦
豈無喜欲勸講之心乎不多日內速行相見禮事言

于賓客

司書洪樂純三招不進重推令旨

特令之下一向違召事已未安而小官之一日三牌其亦希矣分義尤渉寒心況今余呻吟之中屢下召令而焉敢如此乎苦痛之時因此用心若或增患則非徒分義其於臣子道理決不可若是從重推考更爲牌招使之卽速肅謝

市廛燒燼顧恤令旨

今覽京兆草記昨夜諸廛累百間失火云都民之命脉多係市業而當此燒燼之災極爲驚憫令備局各

別消詳顧恤俾有保存之實惠

還駕後飭諭諸臣令旨

書筵次對連爲之進見之禮亦將伸矣而諸臣猶不
諒實愧余誠未孚於下繼以慨然自恧自恧不能食
飲而連開講筵此亦奉承　聖意今余之言實出心
曲須諒須諒

凌虛閣漫稿卷之五

凌虛閣漫稿卷之六目錄

凌虛關漫稿卷之六目錄

凌虛關漫稿

凌虛關漫稿卷之六

答宮僚故事

丁卯故事

古之君臣相與勸戒責勉之者雖一行一事未嘗違於道而率皆合於學故今於燕羣臣之際所期望於嘉賓者惟在示我周行一句其周行云者指大道也大道卽聖人之道也學者切問近思之工自在其中況大學始教宵雅肄三亦謂此三詩則嘉賓之受宴決不以私惠爲德而然於此尤可知此章大旨矣且禮於燕飮有旅酬之節其集註中古者於旅也語故

欲於此聞其言也其言又聖人之言也鹿鳴一篇與淇澳章比並較似而受宴之嘉賓亦必是賢人君子也其所醟而與飲者言其歸趣都在於君心之誠不誠也

末章但言母者蓋愛親一也愛母則敬父矣敬父則愛母矣未有愛母而不敬其父者故曰然

惟萬事誠爲大維天之道晝夜不息而成萬物如人道之至誠無僞純亦不已大凡誠卽毋自欺也雖誠不敬可乎哉誠敬卽兩翼兩輪徹上徹下之工夫也誠敬然後百事可做可不勉之哉

尺璧非寶良臣寶文飾非貴德行貴

漢儒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蓋天與人其間不容一髮故中宗修德祥桑枯滅景公仁言熒惑過度凡人君體天行道故一動一靜天必應之福善禍淫其理昭然明甚一有災異明君哲辟則反諸身修厥德故轉災爲祥庸君暗主則不克自反故終至於危天之感應係於君德之修否矣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非居敬窮理何以知之耶成王之賢猶疑周公蓋辨讒至難也成王雖明哲不及文武之聖德而然文武豈或信之哉

其二

白駒章慕賢之心雖切矣而比諸殷高周文其誠意殆有未及故賢者去而不畱抑或此時之賢者如沮溺接輿高尚其志之類耶

不嫌其親而舉之者非謝安何以能之至公無私一心國耳則奚特兄之子當以其子舉之何可以嫌而廢公乎故昔祁奚薦其子呂蒙正舉其姪如此之類蓋公正不拘嫌者也

朝宗于海云者萬物各有根源水則尤易知其源水之大者海也故水之朝宗亦諸侯之朝覲于王也

所謂帝遷帝謂者蓋文王與天同體一動一靜皆天理也故託帝言而謂也

蓋高宗圖治之誠純一不二故帝賚良弼然且上無求賢之心如高宗則賢者何能自現哉大抵高宗思道之心與天無間可見矣

以台正四方者蓋人君在億兆之上能正其心則化流於萬民自然至於亦莫不正豈家家道喻而致之哉且未能正其心而先欲正天下者未之聞也

戊辰故事

鄒聖之獨稱大舜之孝者人之事親隨物遷意大舜

以天下不移也是以稱之
集註所言利仁義之利梁王之問利私欲之利孟子之不言利拔本塞源之意也
宣王之不答是猶護疾而忌醫四境之內不治則其責在於君上當責己而已
公劉大王豈眞好貨好色縱使好之實則其心皆在於推己及民孟子之意正欲設爲此言而開導之使時君擴充其善心耳
孔子大其正華夷之功而小其器孟子之時人皆陷溺於功利之說故孟子則以曾西之言斥之

善養其氣者是堯舜孔子也英氣害事者是秦皇漢武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言氣之體配義與道言氣之用能使浩然之本體充塞天地者非道義成之由道義生也

不任仁賢則政不治政不治則民不安民不安則其國奚存欲存其國必任仁賢任賢之道曰誠而已矣所以誠之之功請聞高見

三代以往所欲爲者但富國強兵耳功利勝於仁義而不知貴德而尊尊尊尊之術何在卽惟曰信用其言力行其道而已奈齊梁之君反於是尚亦曰貴德

而尊尊耶

其所以眷眷者齊王之朴實不隱足以爲善故孟子三宿出晝至有庶幾改之之言也欲使孟子留而不去則推其朴實不隱之心以實心做實政而篤信孟子之言一一踐其實則孟子之道行而齊國當善治矣

舜大聖也舜之道實非高遠難行而舜與愚異者何也理慾公私行與不行而已矣性之本然則無異於舜與愚也

衡門章則賢者隱居自樂其道而不求於世者魴鯉

齊宋皆託言之辭也

己巳故事

夫害於工者多矣而間斷爲甚間斷則怠心由此而發怠心一發何以勤學昔者大禹惜寸陰聖如大禹猶惜寸陰況在今人豈特惜寸陰而已前脩所謂惜分陰可作頂針一二日間斷余雖不學亦知惜寸惜分之意其間温習之工不至於全然廢却而所陳則切當可不留念焉

辛未故事

逸於任人云者始雖勞於求賢既得之只當稍紓勞

求之初心而已所其無逸之義豈可因此或忽耶故逸於任人之逸合作所其無逸之義看得爲可至於生則逸者流蕩怠荒之謂也字義雖同賢昏判焉

三宗之優劣云者中宗能全有其天性無私慾之雜焉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故首言之高宗三年不言恭默思道學而得之故次言之祖甲能保惠于庶民能字有意焉故又次之矣

庶獄庶愼云者是人君之所宜戒愼故反復言之而敢字亦有深意不曰罔知而曰罔敢知者十分致愼於刑獄之微意尤可見也

令出惟行不惟反者慎之於出令之初旣令矣必欲信其令豈或近似於恥過遂非耶

下宮僚書 姓名失傳

其一 庚午

調攝之中雖不能開講而偶閱前日所受之書其中有疑者三詩曰密人不恭又曰王赫斯怒又曰是伐是肆蓋於其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而虞芮亦不相訟則密人何獨不恭歟聖人喜怒不形於外而斯怒之赫不但止於形外聖王之師安安閑閑而是伐之肆與安閑相反何

歟

其二 癸酉

漢文帝雖稱賢君而短喪之制黃老之學賈誼之不見用如此數事亦可謂之賢君乎

周亞夫之陳細柳也天子親往勞問則亞夫長揖不拜縱曰軍禮則然而推轂前後禮貌自別且況平時君臣之義耶

夫子循環列國竟不能行吾道者蓋其戰國之君汨汨於私欲也昭烈誠著三聘神宗志慕三代使此兩君當吾夫子循環之時抑用之歟否歟

小學曰藹然四端隨感而見既見之後則擴而充之可也未見之前有甚麼做了工夫之可言耶小學一書卽是敬也而敬者或云主一無適或云整齊嚴肅或云正衣冠尊瞻視或云存心或云惟畏近之何說爲緊於居敬之工耶

顏子之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所樂者何事也若曰樂道則與道爲離可離非道也道外有何可言者耶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不學

則豈知其當然之理能孝能忠能信耶其云未學之
學卽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學耶

其三

君子之去就惟視合於道與否而鹿鳴之燕嘉賓以
飲食幣帛爲重范氏又爲之說曰婚姻不備則貞女
不行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然則君之於賢者但
以鐘鼓玉帛爲儀文而賢者之事君亦將以鼓瑟承
筐爲酬答之端可乎

凡遣辭之體必先重而後輕皇華章曰駪駪征夫每
懷靡及何其不言上介而只擧征夫且所謂靡及者

指何事而云耶

題

奉　教題均役事目卷首 甲戌

夫均役者卽我　聖上爲民之盛德弘烈也事目追節目　御製序文旣詳且備余何敢更有所言而余諸臣仰體　聖意永久遵行之道卽在乎一誠字余本誠淺其何能曰誠乎而　聖上至誠惻怛之心溢於綸音之間敬讀三復不任欽歎之忱余雖不敏其於造次之間焉敢少忽又豈不銘諸心骨也乎余或放忽寔是歟心思之于此懔惕于中吁嗟主管之臣

亦體我　聖上之盛意毋或忽焉毋或忽焉

　題心印勸人以朱夫子反本歸元之效

軒轅氏有天下與蚩尤戰而造化可以尋緒餘矣於是乎周之子牙越之少伯齊之孫臏漢之張良諸葛亮以心傳心心以爲印所謂功曹者太史也太衝者盜也從魁者亡徒也河魁者亡奴也登明者獄吏也神后者媒氏也大吉者牛圈也甲已巳午存於癸未乙庚寅卯守於黃昏天乙臨寅則大君覃恩螣蛇臨辰則官事雲興朱雀臨戌則貴家成名六合臨未則酒筵高張鉤陳臨丑則瓢石懷藏青龍臨午則文章

縷衣天后臨申則佳兒誕生太陰臨卯則六里載粟
玄武臨子則逢人取火以至太常白虎天空各有所
臨而貞吝生焉休咎係焉人元爲身爲我爲客爲君
爲上爲尊爲長爲頭爲高爲表爲夫爲長史爲外地
位爲他人爲彼爲主爲臣爲下爲卑爲幼爲足爲低
爲裏爲妻爲下吏爲內將神爲財爲主事爲使令陽
可以呼風而喚雨陰可以役鬼而使神此特糟粕焉
已矣潛究於槖籥之外密運於範圍之表以天下之
至精運天下之至神千世在前百世在後儀秦不得
售其辯良平不得用其術長離朱明左右趍伏升龍

飛虎上下來附則余亦有隔墻見針之見而神怪夫子之所不言也余故藏之懷中不以示人人有叩者命讀朱子陰符經註解以爲反本歸元之效

手書題桂坊尹琰進崇儉箴觀豐閣銘則百斯

男頌帖 丙子

箴如丹扆銘如豳詩頌如螽斯此意珍重何可諼也當書之座右朝夕監省以副蘄望勤懇之誠嗣後獻替毋金玉爾音余所企也三李收言藏之系之以數語曰

並舟而觀月分器而飲水月引水水受月月天水地

地天交水月比

戲題眞草 幷小序

是秋自湯泉還駕路出水原防禦營登府治後阜計前行凡三臨是行之後圖眞乃用所

御之服色草成有題

駕馭三山之鶴潛藏九池之龍孰是奔奏一世之智勇那能開拓萬古之心胷

題劵 辛巳

遘不偶爾爾叶爾願二八筆跡作汝金劵

又題

龍飢蛇赦又有雲從返淵大穴報厚疑有缺誤

畫帖題語

有圖然後有書河洛之啓羲禹卦爻之起姬孔是也故周子圖太極而系以通書蓋以跡而傳神易於感人者圖有勝乎書也此余所以序畫帖也帖凡若干編命繪士指授寫意可以鑑戒者森然尺幅之中而凛然千古之上如漢高之中矢捫足伯牙之援琴會心衛公之軒鶴項籍之烏騅諸葛之西城黃蓋之赤壁文彥博之除妖或狃勝而之敗或知音而許已或玩物而喪志或拚義而底死或以正勝邪或以誠感

天或以智欺愚世之相去也闊焉若燕越事之相近也密焉如階庭今夫畫一卷之多英雄豪傑磊落而相望雲龍風虎爛燁而成章則圖亦不爲無助也余將畫堯衢之歌謠舜殿之都俞周家之稼穡以爲不見是圖之資而先書是帖以自警云爾

後題

夫四書五經二十二代全史綱目通鑑宋鑑明史綱鑑二程朱子諸書唐宋八家諸集即所謂經史子集四部之全也非經非史非子非集而有稗官小史紛然雜出充棟宇而汗牛馬者其

名不可勝記然談言微中亦能可以警世是太史公所以附滑稽於列傳之中也余於誦讀之暇試取其書以覽之大小精粗虛實眞贋之間不無異同而若閨閣淫哇之說里巷鄙俚之辭又難以一二計而亦不可几案於左右也日用飲食之際至理無處不在昔者聖人於易於詩於書於禮樂於春秋贊之刪之定之修之揭如日星而我周行則稗官小史顧何以汚耳目而累心胷哉然而取其中發人好思者繪以屏簇置之座隅甚有異於郭熙之山水文同之蘭竹

秪供風騷之一粲也故命畫師金德成等摸歷代事跡遂及稗官小史善者爲師惡者爲戒俾後之覽者知余苦心在於其人而不在於跡在於其跡而不在於畫畫而求其跡跡而求其人則彼畫中之人亦如朝夕我矣

題陣圖

淸道紅門間朱雀南東南西分左右紅招居內並藍門靑龍居內次第行東南西南是奇門藍招黃門間螣蛇藍旗一雙間黃招白門兩行白虎立東北西北兼白招黑門一雙玄武旗北東北西兼黑招關馬王

兮温趙神前左右後次第排豹尾居內金鼓雙號銃二面鑼一雙鉦哱喇兮各兩行細樂雙雙鼓亦四鈸笛兩行分雙班巡視一雙令二雙司命左貫右令箭執事一雙旗牌四軍牢雙雙馬前行座馬麾下纛左後攔後親兵教塘四一二牌兮三四筅五六槍兮七八兼九十鈀火引火擔隊長只在一隊前

又題淸道圖說曰鳴金邊　關元帥關公馬元帥馬騰王靈官王善温元帥温瓊趙玄壇趙公明也繪神像於旗上者以悚衆人之耳目也中行之旗爲正左右之旗爲奇此亦奇正相生之

法也號銃者卽號令銃也細樂卽今之點字也鐘磬爲大樂石磬爲中樂鐵磬爲細樂令箭立于右邊者便於傳令也司命者三軍之命皆司於我故曰司命牢字卽堅強健壯之意也攔遮阻也

序 小識附

脉訣論序

余以爲脉者幕也人居幕中欲知幕外之事豈不誠難乎哉然有至理存焉至妙傳焉蓋中萬物而最貴者人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四肢象四時五臟象五

行六腑象六極八節象八風九竅象九星十二經象十二時二十四俞象二十四氣三百六十五骨節象三百六十五度古云四至平和者心肝腎肺之謂也一加則脾土備焉故有三部九候三部者寸關尺是也九候者浮中沉是也寸有五至尺有五至關亦有五至而三部各三候一部十五動三部四十五動是謂平和十一十二者天數九地數十而加一二極也噫人能知服藥之有效而不知身有靈藥不服一九一散而自然康濟一已者何耶愼風節食則是防風檳榔荆蘇之屬也調寒熱則是桂枝柴胡芩連之屬

也嚥津液則是人蔘茯苓芪朮之屬也戒酒無內傷戒色能補血溫尺熱洪數尺微沉各有形症如影響之相隨然水碧空青石英雲母久食則生損節服則資益如牛黃治熱不可長服隨時補瀉可以瘳疾而統以言之龍麝雖香莫如令德之香金丹雖靈莫如方寸之靈靈者靈覺也曰仁曰義曰禮曰智守之以中正上自泥丸下至湧泉血氣充實而後不藥不病睟面盎背若血虛而氣散四百四病不期而至可不審哉水火既濟血氣充實水火未濟血氣虛散故遂論脉度以垂後世之烱鑑詩曰

天有三百六十五人亦三百六十五天道乾乾夕惕
若血氣亦有晝夜度五臟肝心脾肺腎六腑膽胃腸
胱焦十二經絡應月建三陽三陰江海潮看他覆手
自仰手三部四十有五動七表八裏表裏定關前關
後陰陽總日萬三千五百息脈行八百十丈許左脈
人迎右氣口金水木土君相火心居丙丁主上額肺
居庚辛主右邊肝屬青龍在左頰腎屬壬癸在口川
脾獨戊己居印堂五臟兼平五行間風能生熱熱生
風寒能生風風生寒寒能去熱濕去燥熱能去寒燥
去濕氣者精神之根蒂虛澀濡沉動與結人蓌本是

補靈藥牛黃能治熱候效久服反爲人之損隨時温
凉宜分曉四旬以後服雲母千金古方留傳人浮是
風候滑是痰内經太上曰養神天麥門冬蒼白朮常
山路邊寄奴熟海馬時出百草根石燕忽飛向躑躅

追感錄小識

惟我　母后贈領相謚孝僖徐公之女也妣岑城府
夫人牛峯李氏以壬申十二月初七日戌時　誕降
于漢師嘉會坊之私第丁丑二月十五日申時　昇
遐于觀理閣卽大造殿之西翼閣也春秋六十六歲
嗚呼我　母后懿德美行我　聖上鋪扆藻而垂壼

範矣顧小子何敢更撰而止慈之恩莫報追慕之懷
靡伸恭將觀津盛跡之所紀錄者及余小子自扶床
繞膝至問寢請安之時所以書紳者牽連泣書其敢
曰揚厲我　慈聖之懿美哉秖表微忱之萬一云爾
篇既成名曰追感錄以永垂後世焉時歲丁丑季春
念一日

凌虛關漫稿卷之七目錄

碑銘

武安王廟碑銘

陵誌

貞聖王后弘陵誌

進香文 告由文祭文附

貞聖王后進香祭文 丁丑

徽寧殿別茶禮祭文

弘陵丁字閣添修告由文

徽寧殿別奠茶禮祭文

勤學箴

解順謙 箴體 己巳 ○

論佛旨箴

書屏 箴體

書公事案 箴體

仁箴

弄毫以桃柳圖與寅昌又書畫題 箴體 庚午 ○

寫牋又與寅昌 箴體

又題

至日箴

儷體

說

凌虛關漫稿卷之七目錄

淩虛闕漫稿卷之七

碑銘

武安王廟碑銘

天地鍾英鼎氣雄雄功蓋萬禩威耀八戎肝衡載籍侯莫與同偏裨子雲卒伍老忠桃園盟血直盤　皇穹恩兄義君首腹譬龍所征无敵海內靡風曁亦我旅伊貔伊熊載揚豐烈爲漢之崇若唐若宋罔不致隆　皇朝秩典與爵視王公逮我　宣祖肇祀國中袞繪九章有儼睟容廟楣有刻　兩聖紀功小子式欽先志是從我銘作歌以詔无窮不奮薑筆斬權戮蒙

恭惟冥麻遂感而通誕聖顯靈大德鐫胷歲一精禋
帕首甲裒靈如地水若朝暮逢冀垂英顧祚我大東
歲壬申謹撰

陵誌

貞聖王后弘陵誌

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又云無父何怙無母何恃
嗚呼天乎余生胡忍忍書玄宮之志志我終天之慟
耶惟我　母后贈領議政孝僖徐公諱宗悌之女母
夫人李氏開府岑城外內譜系詳於　聖上所親製
行狀顧小子不必復贅焉維歲壬申十二月初七日

戌時 母后誕降于京師之嘉會坊私第卽 聖祖
在宥之十八年也始府夫人有娠夢見白龍從舍後
檀木入寢室及彌月孝僖公適盥洗於内舍見圓月
印于盥器晃然如畫孝僖公疑月光之來照也遂開
戶仰瞻時月初三哉生明也大驚異之諦視者再三
月猶宛在盥水之中焉見者莫不恠之越三日有沙
麓之慶明光下燭異香滿室彌日不消過三夜始啼
聲音弘亮若出金石中未嘗以疾恙貽親憂卽幼言
笑不輕喜怒不形雖嬉戲之際以針線爲事常喜靜
坐一日遊井上兩娣及一弟男從之兩娣以水灌弟

男頭作沐浴狀弟男寒甚氣窒仆水中兩娣皆驚走母后哭而就井親自抱歸遂得甦蓋慈仁惻怛之心根於天性而沉重弘遠之量不以急遽而少失常度也類如此孝僖公益奇愛之歲甲申被 聖祖揀擇配我 聖上是時春秋十三歲也封達城郡夫人吉禮之前在別宮也孝僖公授孝經講讀不勞而通曉歲辛丑 景廟冊封 聖上爲王世弟封 母后爲王世弟嬪歲甲辰則 聖上卽阼元年也冊封 母后爲王妃歲庚申進號惠敬歲壬申加號莊愼歲丙子又加號康宣當是時 寶籌彌卲 慈德彌隆琮

璜紃組之化薄于海隅凡有喙息含生之屬莫不頌
期頤之祝十年如一日矣嗚呼天乎小子誠淺不能
回司命乃以今歲丁丑二月十有五日丁丑昇遐于
大造殿西翼之觀理閤嗚呼蒼天曷其有極洪惟我
聖祖慈愛甚篤每於晨昏承安之時輒笑顏而見之
母后亦和聲婉色務盡誠孝洞洞屬屬無愧乎京室
之嗣徽宮中皆歎服逮　聖祖違豫前後侍湯殆七
年夙宵憂遑罔敢少息而及至庚子弓劒莫攀則哀
號動人有不忍聞嗚呼尚忍言哉血泣擗踊啜粥三
年既免喪奉　御眞于璿源殿朔朝月半之拜未嘗

之而不能知爲何敎也嗚呼哀哉嗚呼慟哉自今以後雖欲更奉嘉悅之音撫愛之德顧何以得乎嗚呼五內崩割穹壤無垠而頑命視息苟延至今嗚呼天乎此何人哉惟　母后黃裳配乾之懿我　聖上旣狀之矣以小子攀號莫逮之忱不忍不以一言刻畫聲烈用寓微誠用答隆恩收召神精抆淚和墨謹以　母后幼時事跡之記錄者與小子平日所仰覩而默識者綴輯詮次以諗來者此何足以形容我　母后淵範嬍度之萬一也哉嗚呼周有任姒之聖宋有宣仁之賢昭聞美行輝映數千載之遠而我　母后誠

孝之篤而盡養心之方慈愛之至而勤遇物之誨雖當大漸之時藹然發見於言語夢囈之表此可與周宋賢聖之后匹美而全休則尤不可不書者也嗚呼慟哉至恩至德昊天罔極嗚呼爲我後嗣者其敢不以我心爲心也哉旹歲崇禎紀元後三丁丑季春念一日

進香文 告由文祭文附

貞聖王后進香祭文 丁丑

惟我　母后至德至慈昊天罔極藐余小子夙宵所以仰戴而俯勉者惟少報鞠育之恩而誠淺孝薄奄

遭罔極之痛五內摧崩攀號莫逮嗚呼人誰無母母誰不慈豈有如我　母后之於小子乎撫視小子如已出闇闇之色諄諄之敎藹然春和至誠惻怛凡於一風一寒皆費　慈念一疾一恙輒關　聖慮及其耳提面命之辭必以孝悌寬明爲四字要訣雖以小子不肖至于今銘肝鏤肺而不陷於不義寔　慈訓之攸暨也嗚呼小子此生此世未延斑衣之娛竟罹欒冠之慟號天叫地天地茫茫俯仰靡屆寃恨纏心嗚呼每年千秋起居無闕侍長樂之筵獻南山之壽及至客冬因小子之遘疾莫紓傾葵之忱而謹以一

二詩章敢替九如之頌豈意今日遽將蓼莪之痛遂
作瀉哀之文乎嗚呼欲言而腸裂欲書而血迸更用
何語仰控　慈聽嗚呼我　母后出天之誠孝範世
之德懿在上世而無愧乎莘塗任姒在我朝而克配
乎　仁宣　明聖七年侍湯夜帶不解逮于庚子哀
慕踰禮以至　眞殿之拜　東朝之覲婉婉翼翼一
如捧玉此誠蘋藻詠歌之所未見者也齊宮雞鳴功
著承乾羲經魚貫利在順剝濯龍存游馬之戒褕翟
有躬蠶之德則嗚呼漢宋后妃無足方焉珠丘已卜
靈辰不淹玄宮將閉終天永辭嗚呼慟哉自今許多

日月諄諄之明訓何以更承誾誾之　慈顏何以更覲籲之而無因呼之而莫應皇皇總總直欲溘然而冥頑苟延式至今日至痛難抑至哀難遣謹蔵庶羞敢訴哀臆陟降照臨俯垂歆格

徽寧殿別茶禮祭文

維歲次丁丑五月二十六日哀子臣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泣血痛哭敢昭告于　大行惠敬莊愼康宣貞聖母后靈座之前伏以惟我　母后至慈盛德欲報萬一昊天罔極撫愛小子一如已育小子呻吟輒紆憂慮風寒暑濕必問居處教誨諄諄孝悌則先奉

我聖諭人十我千滾滾今日莫非慈天嗚呼小子銜
恤泣血欒欒仙鄉渺渺雲軿莫攀如削如割割我心
肝冥然漠焉呼號靡及俯仰斯世誰因誰極嗚呼洪
惟　母后誠孝卓越七載侍湯一日洞屬及至庚子
三霜深墨　眞殿仙寢一理昭格起居　東朝婉容
和聲翼翼京室小心奉盈時乎夏六孺慕罙切語及
宮園顏色必慽龍樓御膳每勞躬檢夙夜匪懈克愼
克儉江沱小星恩與威行化徧宮掖咸頌太平誠存
戚畹皆歸謹勑嗚呼有美彤管疇能摹畫書編追感
敢云少伸於戲我　慈曷不千春花空玉欄誰敷袵

暾逝水邁邁遽爾維夏曾日月幾鳳旂屢駕　慈儀
永閟德音靡承千古玄晦五內摧崩堪輿卜吉靈辰
非遠有儼鶯嶺松柏振振隣近　先陵宛如平時窓
邇　先王庶慰孝思曉雲攀紼涕雨盈襃西望珠丘
恨不溘然命之頑矣靦焉苟延難制者淚難抑者慟
瞻望靈座載號載踊香醴芳殽薦我哀忱陟降洋洋
庶幾俯歆

弘陵丁字閣添修告由文

丁閣有狹丙舍宜修載卜吉辰虔告厥由

徽寧殿別奠茶禮祭文

伏以堊室光陰一何駛也嗚呼以哀子終天莫涯之痛厚地靡窮之恨而至今延活頑忍極矣自顧慚負余何人也嗚呼惟我　母后撫小子極其情而窮其愛當賜食之時則喜多而憂寡值授衣之節則量厚而較薄以至微愆少恙過用　聖慮穇餌調護亦煩　慈念昨年仲冬小子遘疹而收靨之日　天只儼臨嘉悅形諸顏色保嗇勞諸辭教一堂上下和氣春解喜語歡聲達於六宮而勉之以卽瘥諭之以叓臨因賤疾之未瘳致候儀之久曠而　慈心愈切於倚閭微誠久菀於問寢一日三秋寸腸九回那知今日

仙馭上賓永抱無涯之痛耶天乎人乎尚何忍哉以
我　母后平昔睠言之盛意能不顧戀我小子而奈
眞遊遽催曾不少淹乃如此耶區區不報之報只以
饋奠之需朝晡之節竭衷殫力畧表微忱而居諸不
息廞儀已整而啓靷只隔一宵矣嗚呼天乎曷其有
極欲冥然而如夢之未覺焉欲溘然而如醉之未醒
焉芒芒斯世小子安歸瞻望　欑宮萬古長夜嗚呼
追感一篇卽小子瀝血之文而以昨年　誕辰之賀
章立春延祥之帖子並粘一冊納諸退壙明器之中
是豈足以仰贊　聖德懿範而然哉惟我　母后恆

日至慈之恩竊庶幾因此而少酬云耳嗚呼廢三章之蓼莪感百里之負米而哀纏衰麻慟結胷臆煢煢此身無母何恃血淚沾苫肝腸已消嗚呼報此劬勞之顯昊天罔極嗚呼慟哉嗚呼哀哉謹以清酌庶羞且拜且哭而幽明訣矣倫理絕矣嗚呼陟降洋洋庶垂歆格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殯殿床巾修改告由文

維床有巾弊宜改爲有事輒告庸陳告儀

輪輿布展日告由文

補土既築輪輿載展居諸易邁時日如箭追慕莫逮

寔由孝淺攀號兩膳哀擗三奠百骸如削五內如剸
敢告厥由血淚被面

弘陵路祭所祭文

流波不住有如光陰仙馭莫追至慟纏心月五　殯
殿敢竭微忱歲不我與奄至于今嗚呼今焉何日徽
音長閟玄宮一閉終天之訣籲天無因叩地有削維
龍有輴奈我哀擗哀擗靡及余何人斯斯世倀倀愛
我其誰維鶯有峯有松有柏痛哭祇辭肝膽隕絕廞
衞遲遲庶監攀紼陟降洋洋永垂冥騭

致祭文

祭和協翁主文

維歲次壬申丁亥朔十五日辛丑弟世子遣女官以庶羞之奠昭告于和協翁主之靈曰惟我姊氏稟質剛潔生於王室長於王室廿年春光一朝霜雪宿昔遐圖豈意今日瞻彼鴈行既鮮且稀云胡一疾竟至難醫慈氏曁我昕夕焦爇方其革也誠孝猶切 聖駕臨視幡然而起起且呻囈有隕如水嗟嗟曷及心膽驚墜日月云邁奄當厥望替奠菲薄洩我悲傷英靈不沬尚歆馨香

祭貞夫人李氏文 乙亥

維靈炳靈稟姿貞順甲子以後以敬以慎結縭有訓
有程有度我聘甥舘靡我不顧我才舞象祥叶乘龍
願言向遄日有書封靈其愛我嬪與無間每入椒掖
辭意懃懇嗟嗟无妄越人退步鸞鏡春花陳迹如故
嬪若暫違有涕盈眶靈心亦然回語琅琅今也千古
我室荼苦無言可譬有懷莫拊五福齊美何壽之慳
駟隙如水卜兹西山略綴蕪辭伻官替酌薤唱欲曙
糚奩永隔撫念疇曩宛若一夢余懷悠悠秋雨夜送
惟靈歆我莫余云謬

祭日城都尉文 丁丑

惟我　聖上妙簡儀賓有菀髮秀卿獨超倫時年十
二迺膺選掄尚書之孫相國其親奕舃其地重以嘉
姻鐘鼓樓臺宅近重宸玉輦屢臨天眷申申卿惟畏
約家訓是遵素嗜簡編兀兀夜晨間抱无妄自冬徂
春血胤之慽病懷增辛庶幾勿藥壽祿于身　坤馭
方昇卿訃亦臻　國哀私恫一時荐因我衰含恤又
哭斯人　聖心疚懷隱卒絲綸哀哀弱妹痛徹窮旻
血淚爲命有殷其巾追念疇曩萬事成陳去秋之季
夜話諄諄我和卿唱詩墨遒新簫史風流晉卿精神
今焉閉藏素帳揚塵惟是易名不朽不磷生榮死哀

聖恩則均坡水逶迤坡山嶙峋卽遠斯迫我涕紛繽
玆遣左右替訣靈茵嗚呼哀哉

箴

來諫箴 丁卯

小心翼翼乃聖乃賢進德之方容諫最先

戒躁箴

戒哉輕躁曷不弘寬以此莅衆衆乃胥歡

勤學箴

治國安民基則學文儻求要道先務多聞

解順謙 箴體○ 己巳

君子志謙肫肫其仁君唱臣和百物皆春

論佛旨箴

佛者有言靈靈昭昭莫云慈航則亦虛泡黃花粲粲菉竹青青孰如吾人有倫有經凡百君子我訓是聆

書屛 箴體

是道則進非道則退不彰人短恩及鱗介苛虐下反口是心異勿怨畜久勿刑无辜

書公事案 箴體

爲治之法必辨是非是非善惡一心之機最貴者人知覺至靈如鑑斯照順民情行

仁箴

天下求治治自其身身如何修求仁得仁

弄毫以桃柳圖與寅昌又書畫題箴體〇庚午

瞻彼桃花妍妍其香依欄心閒惜爾其芳

瞻彼楊柳春風飄揚緩步氣清愛爾其光

寫牋又與寅昌箴體

誠正心意身修家齊夙夜兢兢蒼蠅爲雞

天道乾乾至公無私晝夜不息君德是宜

又題

人之七情惟怒最難忍一時忿可無悔歎

克復天性心廣體胖絜矩實踐百世是安

至日箴

維時至日陽氣始生對時懋敏沉潛六經聖人之言竦身敬聽日新又新顧言顧行

心箴

人之本性四端在焉能擴乎斯乃聖乃賢有不能擴爲桀爲紂何以云然守與不守能守其心勿誘乎慾其心豁然明如光燭不守其心縱慾于身敗國亡家其應如神赤子入井行不整履黃金盈橐自然羞恥而孤而保三命而僂曰是曰非一言而剖於此數者

四端之發發而不失其敢暫忽雞鳴卽起點檢其心善念之萌充以爲欽惡念之蘖抑以爲理宜戒宜戒愼乎終始

銘

大報壇銘 己巳

苑北有壇妥我 三皇何以報之再造吾東叶 夙夜寅敬于陟降庭瞻言拜稽敢云伸情肅肅黃幄獨我皇明

温泉銘 并小序○庚辰

庚辰之秋余沐温泉而泉温如湯故一名湯

泉地不慳寶涵濡衆生遂銘之以詩
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至者皆得其用豈非水風之情歟其色變者五雲之漿歟其味异者三露之英歟嵩岳醍醐之淨歟華陰琉璃之瑩歟先呻囈而後讙譁壽我民者卽地底之炎精歟

弓銘 幷小序

射者六藝之一也周武王時有貫革之射而後世業射者以貫革爲主余於射不試而藝射貫革中輒疊雙而四中以下不與焉善其事者利其器顧我則否不然鈍簳劣簳愈獘

獘而愈得得焉遂銘弓以識之

象弭魚服疇之文身青檀黑幹笑矣炫唇我弓雖箕

有月如輪萬壽无疆諗汝弦人

贊

景春殿畫龍贊 幷小序 ○壬申

壬申九月二十有一日之夜夢見黃龍蜿蜒飛入於所居景春殿之寢室其翼日有朱芾弄璋之慶可謂奇哉手畫夢中所見于壁上鱗甲燦然乾之九五用作祝釐之詞遂以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爲韻以贊之其贊曰

日月鼎輝風雲景飛四海鱗從曰有神龍文成五彩德施普在夕惕朝乾以御于天時則奇瑞民也美利甲觀之現平室之見炎肇豐沛帝業其大維億萬春佑我來人

皇馬贊 并小序

我家以馬上得之國初有八駿至今傳其神余所常御者毛黃蹄高鬃鬣如霧是謂皇馬旣佶且閑我聞八尺爲龍七尺爲騋顧是馬當求之騋龍之間恨不一鞭千里蹴踏飛騰於燕山薊水之場也

金水之靈耶銅器之英耶騰以黃者騕褭之精耶汗以赤者權奇之名耶秋竹之批耶長庚之晶耶滎河負圖庖犧之運亨耶渥洼登詩孝武之治平耶歷無草之流沙和鈴之絡而朱綏之纓耶太史公之言曰駿馬與聖人出余將與爾游八極而騁九紘耶

誥體

擬文王羣臣賀鳳鳴岐山文王答羣臣

維文王克明德丕顯于西土鳳鳥鳴于岐山之陽羣臣胥告于王曰嗚呼天監有周邦命維新遂降之百祥鳴鳥日聞天棐忱辭其考維祥克念德厥政罔墜

休命敷于四民德無常師主善爲師王若曰都我德
未乂祇若乃言之攸訓乃拜昌言

擬舜誅四凶誥命天下

帝攝堯以宅百揆時四凶在位以梗乎新化帝乃罪
之帝若曰嗟爾四人乃祖乃父克敬厥德祇受休命
今而罔念厥德之攸祇若乃墜而祖父之積德酗于
酒罔念厥政敷于四海曰皐陶汝作士肆放之四裔
爾其聽之曰嗚呼祇若休命乃位攸暨罔墜厥職今
乃酗而罔之兹教四民攸先放酗誥爾九有有衆明
聽朕言

代虞臣諫陶器

舜庸作陶器器弗窳禹曰嗚呼帝承堯之明命厥治天下以天下爲器乃作陶器器雖厥小罔念此厥政允荒垂作工工惟器哉帝曰都欽哉念哉夙夜祇若厥訓遂作玉衡以齊七政

儷體

擬宋臣賀致陳摶乎朝

臣伏以聖明在宥野無遺賢仁聞播脩朝有登俊白雲留住青春好還念彼陳摶江山抱經綸之才河洛窮卦範之理墜驢華陰之市訪鶴希夷之臺千日高

眠入傳靈異之跡五季殘夢世多紛紜之論屬當孟
津清明之時乃見嚴陵物色之召進獻八字之寶訣
皇帝曰俞庸贊一初之新休中外胥悅大抵黃白之
術旣非養生之樞機少日金丹之功還是治國之籌
策聖化玄默躋萬民於春臺王道蕩平保四海於皇
極吐納乃方士所誕修煉豈賢者之言九州八方之
攸同嫗煦畢遂八政三德之是用圭蓽俱興劉鋹執
土宜於北漢李煜削僭制於南唐种放布衣受皇恩
於一日寇準銀袋躐相位於三台非羨門安期之徒
一言悟主雖軒皇舜帝之治千載同心同朝與榮永

世休命具位臣宋琪等謹上表稱賀以聞

擬周公請瞽詠七月篇

俊乂布位基已聳於萬年矇瞍奏公詩可觀於七月洋洋盈耳一一畱神敬惟我王以卓越之睿姿有保傅之善導八百鴻祚之永奠與小雅大雅之詩九五

龍德之正中承文王武王之緒學有先師哲訓宜其念哉德懋前人圖功豈少補也念我家自邰有室而

世業以農爲先玄秬黃麻荷皇天貽牟之慶西疇南畝畱神孫肯穫之資良耦十千已用春社之玄牡高廪萬億亦入淸廟之朱絃天秩天叙旣五典之具備

玉衣玉食蓋八政之攸同要示周行爰賦豳雅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耒耜出隣生於斯長於斯老於斯襏襫盈野買穀買絲而充一年之賦加以聚斂是謂浚民之脂膏築場築圃而營半歲之資兼之服勞無異推民于溝壑九月授衣八月載績卽田家之艱難躋彼公堂稱彼兕觥乃農夫之誠悃誦到蟋蟀之在床戒陰氣之方始看得索綯之乘屋知民事之有時讀其詩知其人在古昔猶尙如此繼其志述其事於治法奚適不宜嗚呼反覆一篇彷彿三古儻四聰之警聽庶兆民之平章與載芟有如翼輪不可闕一與

無逸相爲表裏庶詔於千伏念老臣王室之懿親熙朝之冢宰受先后之遺命朝夕兢惕于中迪新王之初元歌頌詠歎於下臣言非耄王請勿疑

說

藝譜六技演成十八般說

武藝舊譜只傳六技出於戚氏新書　宣廟朝幸提督營賀其大捷之功仍問勝績之所以提督對以北將習於防胡吾則用戚帥禦倭法得以全勝　宣廟欲試戚法購而得之於提督麾下相臣柳成龍使其郎僚韓嶠專意講解後相臣尹斗壽又領其事與趙

儆李德馨募丁壯授以戚氏之法初天將駱尚志勸柳相效習戚法所摸倣者惟槍筅又因遊擊許國威之東來與楊經理親好嶠以參謀官往來兩帥之府者爲有年嶠問其妙諦於許遊擊遊擊先以粗術敎之曰一膽二力三精四快嶠又問槍勢之二十有四遊擊敎之曰一勢之變耳推可爲百勢嶠又問易之六十四卦是亦一卦之變而一卦減不得則槍勢之二十四勢奚間遊擊敎之曰道本一體散爲萬殊如棋之勢多多萬萬精得百勢可稱國手他日請益遊擊敎之曰身法腰法手法足法可學也於是嶠退而

成諸譜教三手法於國中一曰射二曰砲三曰技技者俗稱殺手也及老謝仕卜居廣湖之濱猶惓惓於國事蓋嶠少也從學於先正牛栗之門其知識往往超別於人竟以前所未學之技術教國人其功不亦盛哉嶠之所教六技曰棍棒曰藤牌曰狼筅曰長槍曰鎲鈀曰雙手刀余惟六技固可爲兼授之用而後輩之智巧或愈於前輩便捷精利之反復勝焉者有之卽所謂竹長槍旗槍鋭刀（或稱短刀）倭劒交戰（或與倭劒爲一技）月刀挾刀雙劒提督劒本國劒（或稱新劒）拳法鞭棍是也竹長槍旗槍卽周之戈柲漢之中堅皆遠器也鋭

刀倭劍雙劍提督劍本國劍如周之五投漢之三尺皆近器也月刀挾刀則其號雖劍其用若槍按考工記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兵之爲言兵器也趨遠者短然後便居近則長然後利故曰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此又廬人之爲器器各隨其用處之便利高皇提短器定天下光武仗遠器取關中今夫月刀挾刀之刀而有桿謂之曰遠近器可矣交戰拳法鞭棍則各以一夫之鬭力交鋒相接明於勢者捷大抵鞭拳之制見於毛氏之詩左氏之史而皆似無預於大戰之技如其

活動手足鍊習擊刺誠有一聲響處直千金之至妙戚帥之許以初學入藝之門者不亦然乎交戰最後出軍門人金體乾學來於日本者僅爲百年餘其手勢足法之巧於擊刺視鞭拳有倍蓰之利謂之一遠二近之器亦可矣乃使習知六技之驍勇有智思者林秀雄輩裒成新譜十二技並列於引關之指南自是始有十八技之稱技之精在於習其智不但在於勢習其勢者宜審槍勢二十四習其智者宜賾卦象六十四善乎籌海重編有云名將陰用而不言於人人當自悟余於此亦曰使人自悟可

竹長槍凡七勢始於泰山壓卵勢終於白猿拖刀勢疊勢不並計下同

旗槍凡十六勢始於龍躍在淵勢終於夜叉探海勢

鋭刀凡二十八勢始於舉鼎勢終於金剛步雲勢

倭劒凡八流自土由流至柳彼流

交戰甲乙進退自負劒至投劒凡四十二合

月刀凡十八勢始於龍躍在淵勢終於竪劒賈勇勢

挾刀凡十八勢始於龍躍在淵勢終於竪劒賈勇

勢
雙劒凡十三勢始於持劒對賊勢終於項莊起舞
勢
提督劒凡十四勢始於對賊出劒勢終於藏劒賈
勇勢
本國劒凡二十四勢始於持劒對賊勢終於兕牛
相戰勢
拳法甲乙進退自探馬至拈肘凡三十八合
鞭棍甲乙進退自龍躍在淵勢至甲右𢌞乙相接
凡二十合

決疑說

卜筮者欲其決疑也故文王得賢輔箕子演洪範皆以卜筮而稽之其原蓋自庖犧始也三代盛時太卜太筮其職專其業精其應速發理氣之緘通神明之故思傳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者不其然乎春秋以降鮮有傳其法者惟　皇朝誠意伯劉基所著黃金策一書自天時身命婚姻產育以至蠶桑醫藥家宅詞訟靡不揚扢會通極深研幾蔚然爲連山歸藏之亞此所以用錢代蓍之方不祧於占家者也雨暘寒暑天道之常水旱金革年時之變初觀萬物次察羣

黎三言府縣官僚四論九卿宰相五而爲君爻六而爲天位兄持金旺而荀有八龍父值木強而竇并五桂財臨太歲則殷有七年之旱父持太歲則堯有九載之潦旺相妻財則得千鍾之粟興隆官星則居一品之秩財化鬼者陰晴未定父化兄者風雨靡常亥而變子丑而變辰寅而變卯辰而變未巳而變午未而變戌申而變酉戌而變丑卽所謂進神也子而變亥戌而變未酉而變申未而變辰午而變巳辰而變丑卯而變寅丑而變戌卽所謂退神也寅卯辰屬木巳午未屬火申酉戌屬金亥子丑屬水分配於四方

而土則寄辰戌丑未之間焉五星家以寅亥屬木卯戌屬火辰酉屬金子丑屬土午則爲日未則爲月陰陽家以日月會於子則斗建丑日月會於丑則斗建子日月會於寅則斗建亥蓋諸家之說紛然若聚訟而飜卦之式又從而出矣上一爻變爲生氣貪狼上二爻變爲天醫巨門下一爻變爲五鬼廉貞下二爻變爲福德武曲此堪輿家所謂陽龍陰向之所由起也大抵五行六親相生而相剋十二地支相合而相衝仰盂覆椀象其形也兩背雙眉象其文也甲乙起青龍丙丁起朱雀庚辛起白虎壬癸起玄武戊起句

陳已起螣蛇陰世從丑月陽世從子月者是爲卜筮之梗槩也人有賢不肖之殊卦有過不及之異萬象紛綸一理融貫日辰爲六爻之主宰月建爲萬卦之提綱喜扶而不喜傷者身位也宜靜而不宜動者歲君也是以孔夫子之父友家邦閔子騫之孝孚內外后稷之克嶷大禹之文命皆有不期然而莫之爲者余嘗言理不言數以數洞理而數亦不可以不明也故書之如右

凌虛關漫稿卷之七

諸道関所対

三